

清高宗御制文津阁诗系年

□ 王俊双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

清高宗乾隆帝一生创作诗歌四万余首，可谓是历史上最为多产的诗人，其御制诗因作者的独特身份、以纪实为主的创作目的、完整清晰的时间脉络等特征而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

《四库全书》纂修作为乾隆一朝修典崇文的重大文化工程，在清高宗御制诗中多有记录，贮藏《四库全书》的文渊、文源、文津、文溯、文汇、文宗、文澜七阁亦成为御制诗吟咏的对象，而在七阁之中，又以文津阁题诗数量最多^①，这些诗作为《四库全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料。

与文津阁有关的御制诗主要分为四类，其一，直接题咏文津阁的诗作，即“御制文津阁诗”；其二，题咏其他六阁或《四库全书》而语涉文津阁的诗作；其三，题咏文津阁附属建筑的诗作；其四，其他语涉文津阁的诗作。文津阁在清高宗御制诗中最早出现于乾隆四十年（1775）所撰《题文源阁》的注释中，同年夏，清高宗驻蹕避暑山庄，写下第一篇以文津阁为题的御制诗，此后二十年间，几乎每至避暑山庄辄有题咏，最后一首御制文津阁诗撰写于嘉庆元年（1796），此后因“今来归政合停词”，故不再题诗。这些与文津阁有关的御制诗，不仅串联起文津阁营建、落成及藏书入度、复校等关键事件，还通过详实地注释记录下种种历史细节。

有别于一般诗歌的文学属性，清高宗御制诗创作更突出帝王生活纪实的作用，且有意将其制式化、规范化，以增强记录的功能。就与文津阁有关的御制诗而言，清高宗几乎每年到避暑山庄度夏时都会有对应的御制文津阁诗，甚至不同年份在避暑山庄驻蹕期间所作各类诗歌的创作顺序也具有相似性^②，对于特殊时间节点则会在御制诗中给予格外的叙述，如文津阁落成、《四库全书》入藏等。此外，大量的注释被补入诗中，不同年份、同一主题的御制诗之间往往具有内容和诗旨的呼应，四书七阁相关的不同主题的御制诗之间也存在互文与关联。以上种种，使得清高宗御制诗在记录《四库全书》纂修、入藏、复校等历史事件方面具有历时性强、细节丰富的优点。

不过，受其诗歌文体形式影响，这些与文津阁有关的御制诗能够包含的内容仍然有限，同时也呈现出不同于一般纪实性文献的独特之处。比如，其内容并非是对历史的均质的、直观的记录，而是集中于某些事件或信息点上，如藏书阁形式仿照天一阁、藏书楼落成、《四库全书》缮竣、《四库全书》复校人员安排等，并进行反复叙述、强调；再比如，帝王语境中的文教治国和文士语境中的读书意趣常常在御制诗中并存，形成一种颇为混杂的反真实感

^①章采烈：《论乾隆御制〈四库全书〉诗的史料价值》，《故宫博物院院刊》，1995年第1期，第21—27页。

^②杨文艳：《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研究》，天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2年，第179—188、255—256页。此文对乾隆帝在避暑山庄内的活动路线以及文津阁前后顺序御制诗等问题进行了详细考察。

受,题诗活动在与清高宗生平、巡幸经历、思想观念变化等方面的契合亦提供了一些颇有趣味的文学化细节,而御制诗独特的创作模式更进一步拓展了解读的潜在空间^①。

清高宗御制诗的特殊价值使其成为当前学界各类《四库全书》相关研究论著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不过,整体性的全面考察却并不多见^②,而以诗歌及注释的部分节录、征引为主。有鉴于此,笔者辑成《清高宗御制文津阁诗系年》(以下简称《系年》),以期通过历时性的梳理更好地还原御制诗的纪实特性,并将其他与文津阁有关的清高宗御制诗补入其中,汇为一编,更为完整地呈现御制诗中保存的历史细节,为文津阁及《四库全书》等相关问题的讨论提供参考。

本《系年》以清高宗御制诗中直接题咏文津阁的诗作为主要辑录对象,即“御制文津阁诗”,在诗题前标注序号,共计23首,以撰写时间为序进行编排。原诗为仿宋体,诗序、诗后按语则为楷体,原诗夹注为双行小字,亦以楷体小字作为区分。其他相关御制诗则仅录诗题及语涉文津阁的诗句,作为补充,辑录格式同前,分别编入对应年份。《系年》所辑文本均据《清代诗文集汇编》收录影印的清乾隆嘉庆武英殿刻本^③,不另出注,仅将各诗所属卷次括注于诗题后,以备查询。

乾隆四十年(乙未,1775)

五月中旬,作《题文源阁》(四集卷三十),诗题序称:“因辑《四库全书》,预构阁为度贮之所,其式一仿浙江范氏之天一阁。阁凡三,在大内者曰文渊,在避暑山庄者曰文津,兹在御园者,曰文源。既葺工,赋诗以落之,其详见于阁记。”

五月下旬启跸至避暑山庄,作《题文津阁》(四集卷三十)。

1.《题文津阁》^④(图1)

度《四库全书》之阁凡三,文渊、文源而外,山庄之文津,其权輿也。阁始于乾隆甲午秋月,越次年乙未夏月葺功。适驻跸于此,赋诗落成。若夫溯源必先于知津,与夫仿式浙江范氏之天一阁,则《记》已详言之,兹不赘。

四库书成将弄之,范家天一仿而为。基营去岁才择向,鼎落今朝弗滞时。

子晋漫夸秘书建,长沮徒议执舆知。名山藏实无过此,却待他年枕藉兹。

此年驻跸避暑山庄期间,作《趣亭》(四集卷三十):天一阁前原有池,池南更列假山峙。文津之阁率仿为,故亦叠石成嶷礧。有峰有壑有溪涧,涧水琴音泻池泚。东则月台西西山,又如宝晋斋传米。山亭因以趣为名,林泉引兴诚佳矣。贮书四库其趣多,饫飫优游意在此。

^①高策:《清高宗御制诗文创作流程及代笔问题探疑——以新见“乾隆御稿”为核心》,《文献》,2023年第4期,第72—95页。

^②近年所见如张海燕、刘静娴:《乾隆咏“四库”诗研究》,《四库学》,2023年第1期,第116—124、188—189页。

^③爱新觉罗·弘历撰:《御制诗初集》四十四卷《御制诗二集》九十卷《御制诗三集》一百卷《御制诗四集》一百卷《御制诗五集》一百卷《御制诗余集》二十卷,《清代诗文集汇编》,第三一九册至三二九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④此诗为文津阁御制碑北面题诗。

作《月台》（四集卷三十）：文源之阁在圆明园，其前峙玲峰，而为之歌。有玲峰，八十一穴胜米老。此文津虽偶阙其，假山石态却苍好。西山况复是真山，真假因缘相值巧。米家范氏谓范懋柱家天一阁。两兼奇，而更御园所欠少。最爱锤峰倚玉镜，登台欣每得于早。上下千古横八方，赢彼希逸资探讨。

作《千尺雪二首（其一）》（四集卷三十一）：轩榭经营历有年，龙鳞松已郁庭前。源头近构文津阁，因贮《四库全书》，建文津阁以待之，阁在此北，据上源也。益契选家赋两篇。谓《文选》陆机《文赋》、谢惠连《雪赋》。

乾隆四十一年（丙申，1776）

正月，作《题文源阁》（四集卷三十三）：四库犹辽待，图书今古披。我皇祖《古今图书集成》凡一万卷，虽无《永乐大典》之多，而考核精当，不似彼限韵割裂。因于文渊、文源、文津三阁各贮一部，以旧有之书已度之厨矣。作《月台》（四集卷三十三）：天一取阁式，文津实先构。命仿浙江范氏天一阁之制，先于避暑山庄构文津阁，次乃构文源阁于此，月台则又仿文津而为之也。月台及西山，米帖符邂逅。此即肖文津，诡石堆奇岫。亦复有月台，只欠西山靛。作《趣亭口号》（四集卷三十三）：缀景文津毕肖诸，山亭四柱最延虚。若论真趣于何是，相对阁中万卷书。

二月，作《题文渊阁》（四集卷三十四）。

五月下旬启蹕至避暑山庄，作《文津阁》（四集卷三十八）。

2. 《文津阁》^①（图2）

四库收精要，千秋示率循。宁惟资博物，端以藉修身。藏事虽犹待，集成斯已珍。建阁为贮《四库全书》之用，然钞录尚需数年，阁中空旷，用仿四库书函之式装潢《古今图书集成》，全部度架排列，亦颇可观。渊源如欲问，仿浙江范氏天一阁规制，初于山庄建阁，以文津名之，御园之文源，大内之文渊，则皆由此津逮也。应自此寻津。

此年驻蹕避暑山庄期间，作《趣亭》（四集卷三十八）、《月台》（四集卷三十八）。

乾隆四十二年（丁酉，1777）

皇太后薨逝，此年末巡幸避暑山庄，亦无相关诗作。

乾隆四十三年（戊戌，1778）

此年末巡幸避暑山庄，亦无相关诗作。

乾隆四十四年（己亥，1779）

仲春，作《经筵毕临文渊阁有作》（四集卷五十六）。

五月下旬启蹕至避暑山庄，作《题文津阁》（四集卷六十三）。

3. 《题文津阁》^②（图3）

^①此诗为文津阁御制碑东面题诗。

^②此诗为文津阁御制碑西面题诗。

建由甲午成乙未，四库将因备弃珍。即此钞刊未及半，汇辑《四库全书》，分别应刊应钞，并命缮为书册，弃阁中。今校录之功尚未及半。羡他渊海那探真。图书先贮古今集，阁中列架备贮《全书》，因尚未藏事，先命装《古今图书集成》陈之架间。言行惟期枕藉循。偶至据床辄蒿目，望洋徒自愧知津。

此年驻蹕避暑山庄期间，作《趣亭》（四集卷六十三）、《月台》（四集卷六十三）。

乾隆四十五年（庚子，1780）

正月，作《重华宫茶宴内廷大臣翰林等题四库全书荟要联句并成二律》（四集卷六十五）、《四库全书荟要联句》（四集卷六十五）。

正月启蹕南巡，至五月回銮，其间往返途径扬州、镇江时分别作《文汇阁》（四集卷六十八）、《题文宗阁》（四集卷六十九）、《再题文宗阁》（四集卷七十三）、《再题文汇阁》（四集卷七十三）。

五月下旬启蹕至避暑山庄，作《题文津阁》（四集卷七十五）。

4. 《题文津阁》

三文阁以庋四库，文渊、文源、文津。此独遥兼玉塞清。体大因之收物博，昔营犹自滞今成。阁建于甲午秋，越次年乙未夏藏工以贮《四库全书》，而录成则尚需岁月。奚妨豫筑谋辽待，每以余闲畅散行。已贮图书十千卷，阁成，复仿《四库全书》函式，装潢《古今图书集成》三十二典，凡一万卷，度架排列，文津之名不为孤矣。不为孤矣得先声。

此年驻蹕避暑山庄期间，作《趣亭》（四集卷七十五）：阁外假山堆碧螺，山亭名趣意如何。泉声树态则权置，静对诗书趣更多。作《月台》（四集卷七十五）。

至中秋后，自避暑山庄回銮前，再次题咏文津阁，作《文津阁即景》（四集卷七十六）。

5. 《文津阁即景》

缀景阁之前，假山太古然。明亭乡去声敞宇，暗窦出幽泉。物理叶声应，尘忘契道诠。秋云归岫去，生翠洗遥天。

乾隆四十六年（辛丑，1781）

正月，作《题文源阁》（四集卷七十八）。

仲春，作《经筵毕文渊阁赐茶作》（四集卷七十九）。

五月下旬启蹕至避暑山庄，作《题文津阁》（四集卷八十三）。

6. 《题文津阁》

山庄建府敷文教，礼乐兴今逮百年。预构阁楼收四库，每勤鱼鲁校诸贤。钞胥何故偏其滞，董事宁当任彼延。木架香楠此空待，几时得睹贮全编。

此年驻蹕避暑山庄期间，作《趣亭》（四集卷八十三）、《月台》（四集卷八十三），作《玉琴轩作歌》（四集卷八十三）：玉琴轩，文津阁。轩前本旧有，阁后实新作。一水为之带，万石为之壑。阁未成时每到轩，即今阁恒有咏，轩乃数载阙句著。灰旧喜新我尚然，如是世情尽堪度。兹来一聆玉琴音，太古之曲不藉人驛攫。成连伯牙其后辈，空向丝桐劳摸索。

乾隆四十七年（壬寅，1782）

正月，作《文源阁》（四集卷八十六）：四库钞眷将逮纪，文渊藏事幸堪论。编录《四库全书》，自癸巳年迄今，将及一纪。文渊阁所弄一部兹始告竣弃阁矣。再斯略易此为继，成亦可期始实繁。文渊阁所弄全部三万六千册已成，以纂辑不易兹第二三四部则照纂辑已成者钞录，较易，询之馆臣，称均陆续开工，各已缮就万册以上云。却笑博那能强上声识，由来要不在多言。昌黎原道从头读，应识文源即道源。

二月，作《经筵毕文渊阁赐宴以四库全书第一部告成度阁内用幸翰林院例得近体四律首章即叠去岁诗韵》四首（四集卷八十七），其二：溯此津源渊已得，《四库全书》共钞录四部，今第一部已得者弃文渊阁，其第二、三、四部则分度盛京之文溯阁、避暑山庄之文津阁、圆明园之文源阁。述兹言行德犹该。

五月下旬启跸至避暑山庄，作《题文津阁》（四集卷九十一）。

7.《题文津阁》

四库欣看首部成，文渊曾是宴儒卿。今年春仲经筵，以《四库全书》第一部告成度文渊阁，即于是日赐总裁、总纂、总校、分校、提调等宴，并升叙颁赏有差。经营已异初草创，次第堪循旧课程。曾巩黄香岂此到，唐函汉略较他赢。六年期固非遥耳，《四库全书》第一部已成，其第二、三、四部分度盛京之文溯阁、山庄之文津阁、御园之文源阁者，据馆臣等奏，通限六年全竣行行装潢贮阁次第观成云。楠架行将插以盈。

此年驻跸避暑山庄期间，作《趣亭》（四集卷九十一）：映阁增清听，文津淙底鸣。作《月台》（四集卷九十一）。

乾隆四十八年（癸卯，1783）

正月，作《题文源阁》（四集卷九十五）。

二月，作《经筵毕文渊阁赐茶复得诗一首》（四集卷九十五）：待钞藏事遗百一，月课督程仍校讹。自癸巳年命馆臣办理《四库全书》分贮四阁。兹文渊阁第一分已于壬寅春装潢贮阁。盛京文溯阁第二分亦于今春陆续赏送藏弃。至御园之文源阁、山庄之文津阁两分《全书》，惟照本善钞，于二三年中亦可竣事。至现在编纂未完留待插架之书，如《皇清开国方略》《满洲源流考》《平定三逆方略》《大清一统志》《皇朝通典》《通志》《续通典》《通志》《盛京通志》《宗室王公表传》《蒙古王公表传》《翻译五经》《通鉴纲目》《续编》《通鉴辑览》，附录改正名字之《金元辽史》《契丹国志》《明官史》《明臣奏议》《职官表》《河源纪略》《兰州纪略》《热河志》《日下旧闻考》《补绘离骚》诸书应入《四库全书》藏弃四阁者，昨岁敕军机大臣立以程限，两月一奏，俾得如期早竣用昭美备。

五月末启跸至避暑山庄，作《题文津阁》（四集卷九十八）。

8.《题文津阁》

此番去声山庄欲简咏，意见昨出古北口诗。岂能要处罢探寻。况兹阁景清宜目，那得文思忽置心。四库已看彼获半，昨壬寅春《四库全书》第一分告成，弃置文渊阁。癸卯春，第二分《全书》亦竣，命内閣学士陆费墀送往盛京，会同将军永玮等弃度文溯阁。今陆费墀来热河复命，据奏，安置妥协，办理完竣，是四分中已办完二分矣。三编逮藏此旋临。今年第三分《全书》已进呈过半，岁内可期，必得贮之御园之文源阁。明岁第四分《全书》亦陆续告成，至后岁可度此阁矣。

甲辰终岁功应毕，待已年来全部吟。

此年中秋启跸至盛京，作《题文溯阁》（四集卷一百）：源宁外此园近矣，津以问之庄继诸。《全书》第三分弃御园之文源阁者，拟于明岁告成。第四分弃避暑山庄之文津阁者，拟于后年告成。

乾隆四十九年（甲辰，1784）

正月启跸南巡，至四月下旬回銮。其间至扬州，作《文汇阁叠庚子韵》（五集卷四）：遂以推行庋四库，壬寅秋，以《四库全书》分弃文渊、文源、文溯、文津四阁者，均可按期藏事。因思江浙人文最盛，士子愿读中秘书者不乏，允宜广布流传以光文治，敕于扬州之此文汇阁、镇江金山之文宗阁、杭州圣因寺之文澜阁各贮四库全书一分，俾士子得就近观摩，并饬发内帑银百万于京师，雇觅书手缮录全书三分驿致弃阁，以昭我国家藏书美备教思无穷之至意。况因旧有匪重营。作《命颁布四库全书时许愿读中秘者抄录毋靳诗以志事》（五集卷四）。

至镇江，作《题文宗阁叠庚子诗韵》（五集卷四）：钞胥聊待数年阅，数上声典应看四库呈。先是，办理《四库全书》，分度文渊、文溯、文源、文津四阁，嗣因办有就绪，可以指期藏事。于壬寅秋复降谕旨，发内帑雇觅书手，再缮全书三分，安置江浙之文汇、文宗、文澜三阁，俾东南士子得就近观摩。且许钞录以光文教。

至杭州，作《题文澜阁》（五集卷六）：四库钞书藏次第，因之絜矩到南邦。壬寅秋，以《四库全书》分弃文渊、文溯、文源、文津四阁者已次第就藏，因思江浙为人文渊藪，宜令广布流传，敕发内帑雇觅书手，再缮全书三分，安置扬州之文汇、金山之文宗及此杭州之文澜三阁，俾东南士子得就近观摩，并有旨令不必靳固，准愿钞写者钞写，但不可致错乱遗失，以昭我国家藏书美备，教思无穷之至意。作《趣亭》（五集卷六）：文源取式逮文津，御园之文源阁继山庄之文津阁而建，其南屏以假山，俱有趣亭、月台，文津阁咏月台有“米家范氏两兼奇”之句，兹文澜阁亦仿其式为之。亦有趣亭栖碧岫。

回京至御园，作《题文源阁叠去岁诗韵》^①（五集卷九）：儒臣劬瘁勤如约，辛丑岁第一分《四库全书》告成贮文澜阁后，馆臣等请勒限三年赶办全竣。嗣于壬寅年第二分盛京文溯阁书成，癸卯年第三分文源阁书成，现在装潢陈设其第四分热河文津阁之书，亦可于今冬全完。文教敷宣事匪轻。

夏至后，启跸至避暑山庄，作《题文津阁》（五集卷九）。

9.《题文津阁》

儒臣继晷以焚膏，十载功成亶厥劳。自癸巳春开馆辑《四库全书》，至辛丑，第一部告成，贮文渊阁。壬寅，第二部书成，贮盛京之文溯阁。癸卯，第三部书成，贮御园之文源阁。其第四部书，弃此文津者，现在陆续按日进呈，计岁内亦可全完。装限六年刚及半，《全书》第一部告成时，馆臣奏限六年可全完，兹壬寅至甲辰才及三年耳。书罗四库庋之高。今冬明夏居诸速，以今冬装潢全完，于明夏临山庄之前可毕度书。菲史枕经情性陶。举事晚年竟全藏，癸巳年始命辑《四库全书》，兹事体大物博，彼时举行尚略嫌迟，故甲午联句有“逢会略嫌迟岁月，就将惟壘愿观成”之句。今甲辰，甫逾十年，指期告藏，实深庆幸也。天庥锡庆幸深叨。

乾隆五十年（乙巳，1785）

正月，作《题文源阁》（五集卷十二）：雨霁风凉勅苑吏，继晷如期嘉翰臣。《四库全书》自癸巳春开馆至辛丑岁第一分书成贮文渊阁后，馆臣等请勒限三年赶办全竣，随于壬寅年第二分书成送盛京文溯阁，癸卯年第三分书成弃此御园之文源阁，至第四分书应送热河文津阁者，亦于昨甲辰岁内办理完竣，总裁纂修校阅诸臣尚能如限赶办，不致稽迟。

五月下旬启跸至避暑山庄，作《文津阁作歌》（五集卷十七）。

10.《文津阁作歌》

^①《御制诗五集》卷九目录作“题文渊阁叠去岁诗韵”，正文作“题文源阁叠去岁诗韵”，考乾隆四十八年所作文渊阁、文源阁二诗诗韵，此诗诗韵与文源阁一致，故应是目录讹误，今从正文。爱新觉罗·弘历撰：《御制诗五集》卷九，《清代诗文集汇编》，第三二七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52页。

四库全书胥告成，如种树以十年计。自癸巳年辑《四库全书》，及今阅十年计《荟要》两部、《全书》四部均次第告成。自渊而溯复至源，兹乃于津睹厥萃。辛丑年《全书》第一部成，贮文溯阁。壬寅第二部书成，贮盛京之文溯阁。癸卯第三部书成，贮御园之文源阁。兹第四部书于甲辰岁全完，以今乙巳夏临幸避暑山庄之前度贮文津阁。兹事体大物博，甫越十年，次第观成，用臻美备，实慰夙怀也。循名前后似不伦，七字长歌阐其义。渊海资溯乃得源，得源方可知津谓。循环往复沃于心，内圣外王枕蓐备。浩如虑其迷五色，挈领提纲分四季。经诚元矣标以青，史则亨哉赤之类。子肖秋收白也宜，集乃冬藏黑其位。如乾四德岁四时，各以方色标同异。《全书》经、史、子、集，浩如渊海，检阅非易，因飭装册页面分为四色。经部用青色绢，史部用赤色绢，子部用月白色绢，集部用灰黑色绢。提纲挈领，俾各按方色，阅时一目了然。义如是耳贵躬行，讵在侈谈誇博记。

此年驻蹕避暑山庄期间，作《趣亭》（五集卷十七）：叠石为山临碧池，山巅恰置小亭披。文津四库兹全度，绎趣随抽无不宜。作《月台》（五集卷十七）。作《玉琴轩》（五集卷十七）：玉琴轩构久，文津阁筑新。以阁在轩北，却据上流真。分来曲注澄，步偶沿下循。坐轩听绕砌，泠然官商陈。非桐亦非丝，对景歌南薰。

立秋后，作《文津阁对荷作》（五集卷十八）、《文津阁咏古书》（五集卷十八）。

11.《文津阁对荷作》

山庄之荷今岁佳，处处香云灿锦绮。文津阁义象天一，所以堰前溶绿水。池中分种敖汉莲，绿琼盖衬红霞蕊。远观近玩无不宜，应是芳腴漱经史。座疑延耶律楚材，诚哉蒙古之君子。

12.《文津阁咏古树》

四库编书成十年，自癸巳岁辑《四库全书》四分至甲辰岁全完，约以十年计。四阁度书构九岁。自甲午分建四阁贮《四库全书》，御园之文源阁、山庄之文津阁均以甲午经始，乙未藏工，大内之文溯阁始于乙未，成于丙申，至盛京之文溯阁，以壬寅工竣计，自甲午至壬寅，凡九年而四阁俱成。山庄之阁曰文津，适以今春藏全备。乙巳春，第四分《全书》装潢完竣，命原办之礼部侍郎陆费墀送至此，依前三阁之例分架陈设，部次井然。其三无过建平地，此则塞垣古树萃。树古乃不知秦汉，兴州后代名那计。许衡或此曾对树，树尔时鲜诗书味。

乾隆五十一年（丙午，1786）

正月，作《题文源阁》（五集卷二十）。

二月，作《经筵毕文渊阁赐茶有作》（五集卷二十一）。

五月中旬启蹕至避暑山庄，至立秋后、回銮前作《题文津阁》（五集卷二十六）。

13.《题文津阁》

始事微嫌六十翁，为期十载竟成功。自癸巳岁始命辑《四库全书》，时余年已逾六旬，逮甲辰岁文溯、文源、文溯及此文津四阁书全藏为期，约十年计。焚膏继晷精神里，月胁天根芸萃中。二酉塞山羸彼狭，三仓文阁隰其通。浩乎渊海知津要，切已吾殷谟典崇。

乾隆五十二年（丁未，1787）

正月，作《题文源阁》（五集卷二十八）：文源夫岂异文渊，作记中曾义备宣。《四库全书》分弃四阁，皆冠以文，而渊、源、津、溯，皆从水以立义者，取范氏天一阁之为。盖文源即文渊，即如海渊也。众水各有源而归于海，似海为其尾而非源，不知尾间何泄，则仍运而为源，原始反终，大易所以示其端也。津则穷源之径而溯之，溯也，津也，实亦逮源之渊也，水之体用如是，文之体用亦如是，详见前记。

五月下旬启跸至避暑山庄，作《题文津阁》（五集卷三十三）。

14.《题文津阁》

四库书成四阁弄，由津得以溯源渊。在兹适可言兹尔，返已则多愧已焉。

却喜芸编富二酉，还嗤蠹简食三仙。《酉阳杂俎》载：何讽于书中得一发卷，规四寸许，如环而无端，用力绝之，两端滴水。方士云，此名脉望，蠹鱼三食神仙字则化为此，夜持向天，从规中望，星星立降，可求丹度世云云。记载之诬，真可嗤尔。但思枕藉无余暇，归政暇余待八年。

此年驻跸避暑山庄期间，作《趣亭》（五集卷三十三）：寄言即景寻趣者，佳趣无过书史中。作《月台》（五集卷三十三）：西则趣亭东月台，阁前谓文津阁缀景枕崔嵬。陡思健笔米芾亦有月台，见其帖襄阳米，书法于予何有哉。

乾隆五十三年（戊申，1788）

正月，作《题文源阁》（五集卷三十五）：缥緗四色弄虽葳，缮写文渊、文源、文津、文溯《四库全书》告葳，因以青、赤、白、黑四色分别装潢，经史子集，插架排签，固称书城钜观。然既已珍储册府，若非校雠精审，何以嘉惠来兹。雠校由来不厌详。每分书缮成后即设立分校、总校，专司校对，惟是载籍浩繁，未必俱能悉心从事。去秋驻跸避暑山庄，已命皇子及扈从诸臣将文津阁之书校阅三分之一，并令在京之皇子大臣派大小臣工二百余员将文渊、文源二阁之书全数详阅，据总司其事之大臣汇奏，各书中讹错者果尚联编累牍，则此番之重命校阅，固不厌其详也。累牍联编原每舛，统观分阅再教葳。薄行赏罚宁为刻，礼部尚书纪昀向充总纂，此次所校出讹舛之处，伊固不能辞咎。但念书已告成，姑宽吏议，只罚令赔写示惩，并率领未经校出之分校、总校前往山庄，将文津阁未校书籍再加详阅。将来再有疏漏之分校、总校，罚往盛京重校文溯阁之书，其非当时原经手之大臣、官员现充详校者，俱分别赏赉文绮，有差若纪昀既受厚恩，原校均邀议叙，此时不加重谴，仅予薄罚，当亦俯首无辞耳。垂示古今期致臧。纵曰斯之未能信，较于大典已称良。《永乐大典》中亦多秘籍，然依韵分函，贪多滥取，已为踳杂不伦，而书成又未详校，岂足昭示艺林？兹重校《全书》，改正者不可枚举，虽未敢信其一无讹错，但较之于彼，亦犹称为善本。

仲春，作《题文渊阁》（五集卷三十七）：阁建文华殿后，贮《四库全书》第一部，缥緗插架，实为书城钜观。每岁仲春经筵毕，于此赐茶遂成例事云。重校兹看四库成，鲁鱼累牍辨从精。《四库全书》虽已列架排签，然其中鲁鱼亥豕，累牍连编，不得不令重加雠校，以成善本。虽云举大遗其细，要在纂言观厥行。从前抄录《四库全书》誊录及分校、总校人员，不无滥邀议叙者。予尝谓成此大事，不妨宥其细过。诿意提调、总校各员并不尽心经理，以致书中错谬不可枚举。姑念书已告成，不加重谴，原充提调侍郎陆费墀仅予革职，罚令出资装潢文汇、文宗、文溯三阁书函，纂修尚书纪昀罚令重缮应行赔写之书，并率领文渊、文源二阁未经校出讹错之分校、总校于上冬前往山庄，将文津阁未曾重校书籍再加详阅。在彼时原校各员均邀议叙，既以此为捷径，此番仅予薄惩，当亦无可置喙耳。捷径既因得以速，薄惩岂可追惟轻。源津溯并勘次第，此次文渊、文源二阁看出疏漏之原校官既罚令前往山庄重校文津阁书籍，将来文津阁看出疏漏之原校官亦即罚令往盛京重校文溯阁之书。次第校勘，总期精审无讹，以示予右文典学之至意。求当无非尽此诚。

五月下旬启跸至避暑山庄，作《题文津阁》（五集卷四十）。

15.《题文津阁》

渊源重平声校毕京中，缮写《四库全书》每分三万六千册，鲁鱼亥豕，原所不免。去秋驻蹕山庄，偶阅文津阁之书，初不意其讹舛，至于累牍联编，因命诸皇子及扈从诸臣计日校阅，得三分之一，并諭在京之皇子、大臣派大小臣工二百余人，将文渊、文源二阁书重加雠校，已于回銮之前告称藏事。次第于斯津合通。其文津阁未曾校竣之书，责令原总纂礼部尚书纪昀带同原校文渊、文源二阁疏漏之总校、分校于冬间来山庄详校数月，亦已完竣。亥豕讹舛由为物一，鲁鱼舛则以形同。究因考核未尽力，薄用创惩示懈公。纪昀与副都御史陆锡熊当日原充总纂，凡书中讹舛之处固由总校、分校不能悉心校对，亦由纪昀等未将底本认真详阅经理所致。姑念书已告成，宽其吏议，仅令重加考核，并令陆锡熊于福建学政任满后，带同原校文津阁书疏漏之总校、分校，往盛京重校文溯阁之书。其四阁书应另缮者，亦罚令二人出赏赔写。此番劳费，实由自取，然其过亦止于疏懈，不得不薄示创惩，以为误公者之戒。独有费擢牟利重去声，职隳其计叹非工。初办《全书》之时，原任礼部侍郎陆费墀以编修为提调，继为总校，荐加擢用。乃该员惟以牟利为心，一应收发书籍，高下其手，任意勒索，嗣后卷帙遗失，又任令誊录、私买坊间之书充数，在总纂既未寓目而卷数又多不符，以致书中讹谬不可枚举，既又去其档册，无可稽核，是其罪固浮于纪昀等矣。因即降旨革职，仍令将续缮文汇、文宗、文溯三阁之书，罚其一力装潢，制函排架，该员始念为可倖免，由今思之，当亦悔其失计耳。

此年驻蹕避暑山庄期间，作《趣亭》（五集卷四十）：书楼四库法天一，浙江鄞县范氏藏书之所名天一阁，阁凡六楹，盖义取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为厌胜之术，意在藏书其式可法，是以创建渊、源、津、溯四阁，悉仿其制为之。亭子假山面对之。渊海浩如无尽藏，知斯趣者果真谁。作《月台》（五集卷四十）。

乾隆五十四年（己酉，1789）

正月，作《文源阁得句》（五集卷四十四）。

五月下旬启蹕至避暑山庄，作《题文津阁》（五集卷四十九）。

16. 《题文津阁》

全书四库成虽久，核误考讹兹逮臻。前岁驻蹕山庄，偶阅文津阁全书，讹误不可胜计，因思四阁全书必须重加校阅，方可以臻完善，降旨命在京之皇子大臣派大小臣工，将文渊、文源二阁之书一律重校，将来盛京文溯阁之书，俟原总纂陆锡熊于学政任满后，带同原校疏漏各员前往重阅。此文津阁之书，去岁令诸皇子及扈从大臣校阅，其未曾校完者，令原总纂纪昀带同原校各员，节次详勘，现已完竣，惟待改换匣面，依次排架而已。厝务自当尽美善，淑身可不造真淳。兴山列水蔚文气，弦户诵家鼓朴民。丙申岁，升热河厅为承德府，以所属六厅为州县，建立文庙，增置学额。十余年来，文教蔚兴，弦诵滋多，盖山水之秀，钟毓已久，一旦变质朴而为文明文物之邦，是亦鼓舞作兴之效也。一度来胥一题句，所惭惟是未知津。

乾隆五十五年（庚戌，1790）

正月，作《文源阁题句》（五集卷五十二）：校雠三载粗功藏，缮写《四库全书》卷帙浩繁，不能保无讹。错初不意，连编累牍，竟至不可枚举。丁未驻蹕避暑山庄，命皇子及扈从诸臣重校文津阁之书，命在京皇子大臣派大小臣工二百余员重校文渊、文源二阁之书。年来复令总纂纪昀带同原校官节次赴山庄，将文津阁之书补校完竣。从前上紧缮钞，固不免于疏漏，经此番详加校勘，当亦可称善本矣。曾巩黄香较彼精。亦已小惩祛捷径，《四库》书成后在馆诸臣莫不幸邀优叙，此次罚令总纂纪昀缮写应行赔补之书，提调陆费墀仅予革职，罚令装潢文汇、文宗、文溯三阁之书，又令文渊、文源二阁之原校官至山庄重校文津阁书籍，将来即令文津阁之原校官往盛京重校文溯阁书籍。似此不加重谴，仅示薄惩，在予

固不为已甚而捷径之戒，诸臣自应共知儆惕。居然大备获书城。公天下岂目资视，愧古圣惟已力行。六十过方荟四库，幸哉举事竟看成。子六十岁后始于癸巳年命纂辑《四库全书》，略嫌迟缓。然至甲辰，方阅十载，已即告成。数年来，又重复加校竣，体大物博，竟获观成，可知事在人为耳。

五月下旬启跸至避暑山庄，作《题文津阁》（五集卷五十八）。

17.《题文津阁》

一年一咏例应循，况值今秋庆八旬。塞北瀛南虔彼祝，益谦损满惕吾寅。
虽然万理书谈古，可识两言行以身。岂不典谟熟背读，勉乎弗易曰知津。

乾隆五十六年（辛亥，1791）

正月，作《题文源阁》（五集卷六十二）。

五月下旬启跸至避暑山庄，作《题文津阁》（五集卷六十七）。

18.《题文津阁》

四阁书城四库藏，再三不碍校雠详。戊申岁，驻跸山庄，偶阅文津阁之书，其中讹错不可枚举，既令在京之皇子大臣将文渊、文源二阁书籍派员详校，其文渊、文源二阁疏漏之原校各员即令重校此间文津阁之书，其文津阁疏漏之原校各员，即令重校盛京文溯阁之书，在当年原校各员得邀优叙，此次责令重加雠校，不过仅予薄惩，而全书得此再三详阅，庶几可成善本，实足嘉惠来学矣。今兼荟要核以就，四阁书重校完竣，其文溯阁疏漏之原校各员不应脱然事外，上年复令将大内之摘藻堂及御园之味腴书室所贮《全书荟要》各一万二千册再加校阅一番，在彼亦咎所难诿也。此则问津到每常。摘咏惟公经拣择，《全书》中有经题咏者不下百种，俱拣择有裨实用以示艺林标准，如涉不经，必加剖辟，不使有乖立言之义。立言那肯涉荒唐。简明目录从头阅，向因编辑《全书总目提要》卷帙甚繁，令纪昀别刊《简明书目》一编，只载某书若干卷，注某朝某人撰，以便翻阅，然已多至二十卷，检查亦殊不易。向若已惊徒眈眈。

乾隆五十七年（壬子，1792）

正月，作《题文源阁》（五集卷七十）：一再校雠谓鲜上声舛，初辑《四库全书》，设立分校、覆校，立法原属周备。嗣于山庄偶经翻阅文津阁之书，见其讹舛尚多，因再命在京之皇子、大臣等复派员将文渊、文源二阁书详加校勘，并罚令从前未经校出之员以次递校文津、文溯阁之书，逮今盖三次。似此详审，讹舛自当较少，然犹未能即信再无舛也。几番披帙尚多疑。譬尘扫尽明仍扫，学行须知亦似兹。

五月下旬启跸至避暑山庄，作《题文津阁》（五集卷七十四）。

19.《题文津阁》

题句今年略觉迟，季过旬又几朝移。幸兹忘彼宁为是，往岁莅山庄数日，此处即有诗。今岁热河固幸霪雨，因缝念景州、德州一带缺雨，心绪不佳，未曾于此题句。较雨量晴遂阅时。每欲拈毫常乏兴，不能置景强上声成词。长沮虽致游言谑，我即瞠乎愧未知。

此年驻跸避暑山庄期间，作《趣亭》（五集卷七十四）、《月台》（五集卷七十四）。

乾隆五十八年（癸丑，1793）

正月，作《题文源阁》（五集卷七十八）：春夏秋冬罗四库，鲁鱼亥豕覈三番。《四库全书》原设之分校、总校等，若果当日尽心校对，何至错误连篇累牍。丁未夏驻蹕山庄，偶阅文津阁书，见其错误甚多，即命皇子及扈从诸臣先加校阅，并令在京之皇子、大臣派大小臣工二百余员详校文渊、文源二阁之书。次年令原充总纂尚书纪昀率同从前疏漏之总校、分校以次逆校文津、文溯二阁之书。前年又因看出错误，罚令纪昀等将四阁书重加校对。前后盖已校核三次，可谓不遗余力。在诸臣先后优叙，罚令重校，亦无可置喙称屈，而四阁之书庶可称善本矣。

五月下旬启蹕至避暑山庄，作《题文津阁》（五集卷八十三）。

20.《题文津阁》

玉琴轩后文津阁，石洞过临咫尺间。自玉琴轩而北数武即假山，过石洞为方池，池之北即文津阁，假山之东冈曰月台，西冈曰趣亭，有似米芾书帖所云宝晋斋“东则月台，西则西山”之概。既喜晴和宜步履，遂探书史寄心间。一天六地义斯取，深栋宽梁制有关。初辑《四库全书》，国闻海内藏书家惟浙东范氏天一阁之制为最善，阁凡六楹，前临水池，盖取“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意，而梁栋宽深尺寸，悉有精义，是以自明嘉靖末至今二百余年，虽时修葺，未曾改易，于是四阁之式一仿其制为之，而规制经营实始于此，其次乃文源，又次为文渊，文溯则成于最后也。仿自范家创自此，七言纪始那能删。

按：水有源，必有流，寻流探源必应先知津。凡求圣道者，非有津逮，鲜能究其源本焉。且山庄旧为塞外荒略之地，近则闾闾日增，礼乐日盛，丙申复升热河厅为承德府，辖一州五县，创建文庙，设学校，定中额，俾得观光上国，而此文津阁亦适成于是时。缥緲充栋，俨若嫔嬛福地，弦诵之士，不啻寻析木而可以浮槎天汉矣。惟是四库之书，浩如渊海，学者难以遍观而尽识，若仅习于文词章句，誇多斗靡，不能涵泳圣涯，得其要眇，若游大川，罔知攸济，则又非予津逮后学之意矣。因题是阁，并识于此。

此年驻蹕避暑山庄期间，作《趣亭》（五集卷八十三）、《月台》（五集卷八十三）。六月十八日作《骤雨》（五集卷八十三）：避热文津阁，此阁最高，其下凉爽，从不知暑。油云起四山。

乾隆五十九年（甲寅，1794）

正月，作《题文源阁》（五集卷八十六）。

五月下旬启蹕至避暑山庄，作《题文津阁》（五集卷九十）。

21.《题文津阁》

渊深源远纪名详，溯合求津文教昌。四阁之名皆冠以文，而渊、源、津、溯，胥从水立义，盖取范氏天一阁之意，既各为记，藏之阁内。因思四阁之名虽殊，要之，渊必有源，有源则有流，寻流以溯其源，又先在乎知津，其义实相贯也，因又合书为一册，共书四册，分贮四处。万象昭回丽星次，百城美富荟仙庄。昔年辛丑嫌成滞，自癸巳年命馆臣钞写《四库全书》，本议以五年可成一部，乃文渊阁之第一分于壬寅年始装潢贮阁，嗣命赶紧督办，限于二三年中全竣。犹忆辛丑岁题此阁诗有“钞胥何故偏其滞，董事宁当任彼延”之句，至乙巳此第四分之书亦已度架，可知事在人为，因循固难集事也。此日甲寅乐久康。事在人为语有则，知惟行要勉无遑。

此年驻蹕避暑山庄期间，作《趣亭》（五集卷九十），作《月台》（五集卷九十）：东则月台似米家，桂轮弦望定无差。偶吟亦自慎冲阙，那肯颠言谕露华。米芾《异石帖》云：“东则月台”，此台在文津阁前东南隅，与芾所云适相似。帖又有“五月望，甘露满石次，洁白如玉珠，郡中图去，至今未止，云欲上，既不

请，亦不止也”之语，自谓瑞应，颇语不伦，真可发笑。他如《烝徒帖》“若得此十二万夫，自将可勒贺兰”语，及“青松本无华，安得保岁寒”诗句，尤属颠不可解，向曾有诗斥其谬，因题是台，复论及之。

乾隆六十年（乙卯，1795）

正月，作《题文源阁》（五集卷九十四）：核勘劝惩亦既备，丁未驻蹕避暑山庄，翻阅文津阁书籍，见讹误甚多，即命皇子及扈从诸臣先校阅三分之一，并派在京之皇子及大小臣工详校文渊、文源二阁之书。次年罚令未能校出之总校、分校命原纂官率同以次递勘文津、文溯二阁之书。嗣后又因看出讹误，令纪昀等详加勘对。先后校核已经三次，在诸臣先邀优叙，罚令重校，劝惩之道，无不由其自取。但校书如扫落叶，今虽已覆勘精详，犹未能信其竟无讹误也。鲁鱼亥豕岂无遗。

二月，作《经筵毕文渊阁赐茶之作》（五集卷九十四）。

五月下旬启蹕至避暑山庄，作《题文津阁》（五集卷九十八）。

22.《题文津阁》

癸巳始之乙巳成，自癸巳年始命馆臣编辑《四库全书》，分贮大内之文渊阁、御园之文源阁、此间之文津阁、盛京之文溯阁，至乙巳年，四分全部告成，每部三万六千册，可谓书城之鉅观矣。核仍一再致详精。当年初办《四库全书》，原派总校、分校各员详加校对，并予优叙。乃戊申年驻此时，偶翻阅阁书，其中讹错甚多，因命在京之皇子大臣等将文渊、文源二阁之书详加雠校，其文渊、文源二阁之原校各员罚令详校此间文津阁之书，其文津阁之原校各员，罚令详校盛京文溯阁之书，在各员既得优叙，未能尽心所事，后此不加谴责，仅罚令再加详核，彼亦无可置喙，而四阁之书经此一再校阅，庶几可称善本耳。保无鱼鲁潜犹伏，譬若尘埃扫又生。坐或抽签偶目寓，惭惟对鉴在躬行。老而举事老而藏，骈叠天恩钦感诚。初命编辑之时，予年已过六旬，乃甫逾一纪而全书四分俱已告成，以古稀有五之年，竟能藏此大功，何莫非上苍之眷佑耶。

嘉庆元年（丙辰，1796）

正月，作《题文源阁叠去岁乙卯诗韵》（余集卷二）。

五月下旬启蹕至避暑山庄，作《题文津阁》（余集卷六）。

23.《题文津阁》

津阁年年率有诗，今来归政合停词。阁始于乾隆甲午秋，越次年乙未夏藏功驻此，因赋诗落成。至乙巳年，是阁《全书》三万六千册亦告成度架，至今十二年矣。每年来此，率有题句，今既归政，似可不必依例成吟，然初命编辑《全书》之时，予已年过六旬，乃踰十年而四阁之书俱成，迄今插架又踰一纪，即此举凡如愿事，幸观成何，莫非上苍鸿佑。偶来憩览，又不能不一抒毫也。不妨麟意聊为殿，试看乌光迅若驰。曾巩黄香辟侧艳，程俱陈騄《广韵》《集韵》：古穴切，音缺示仪规。万千卷固是中度，貽笑书城行者谁。

乾隆辛酉，举秋猕之典，因来此驻蹕。壬辰以后，每过夏至大祀即来避暑，率成恒例。如含德斋在清舒山馆内，额皇祖御书，予辛巳题什有“书斋额含德，每憩细充箴”之句、鉴始斋予年十二时蒙赐居于此处读书，因以名之，不忘始也、文津阁是阁与紫禁、御园、盛京之三阁均仿范氏天一阁之制以贮《四库全书》者，详见阁记、戒得堂皇祖圣寿望七时，曾命镌“戒之在得”四字小玺。予庚子七旬万寿前作是堂于清舒山馆之左，因以戒得名堂，详见前后记中、永恬居额亦皇祖御笔。予甲戌年续增“山庄”二字，名之三十六景，此其末一景也、招凉榭在远近泉声之旁，予题曰“招

凉榭”。每年避暑来此，必有题什悬楹间，上年已遍，即有“题满罢咏听其常”之句，盖以上年已满六旬，今岁即可不必例咏诸处，积年之诗，张壁已满。今幸纪元符，愿授玺观成，似此例作之诗，原可停吟。惟今年子皇帝掖奉安舆，驻斯待弥，亦千古未有之盛轨，即景抒怀，又有不能已于言者，但八旬望九，归政养闲之老人，诚宜一切从简，且五集已盈四万余首，亦自厌其多矣。意将大减拈毫，因书题阁之什，并识如右。

嘉庆二年（丁巳，1797）

正月，作《题文源阁叠去岁乙卯诗韵》（余集卷十）。



图1 文津阁御制碑北面题诗 国家图书馆藏拓本（各地 9805-1）



图2 文津阁御制碑东面题诗 国家图书馆藏拓本（各地 9805-3）



图3 文津阁御制碑西面题诗 国家图书馆藏拓本（各地 9805-4）